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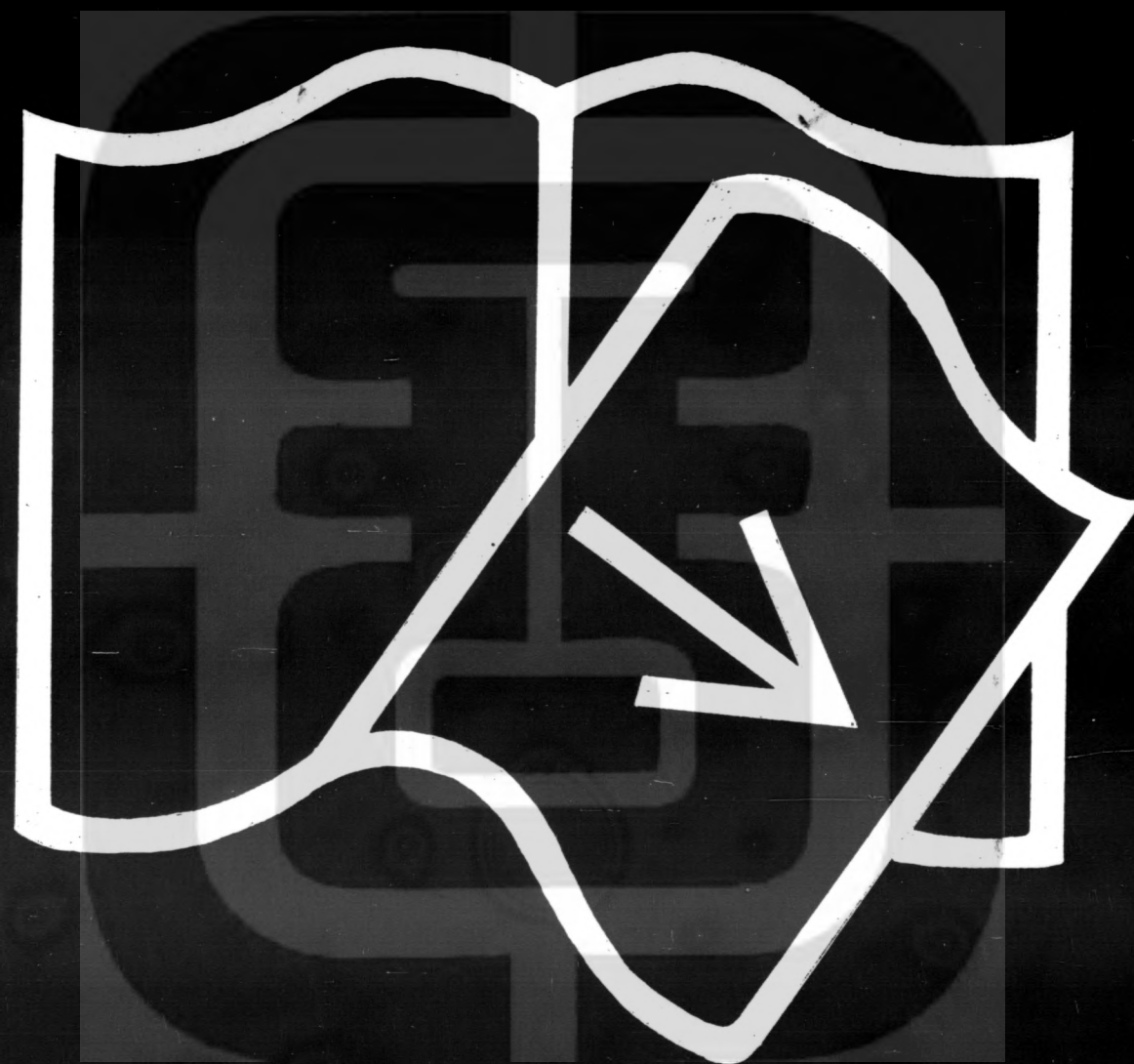
草木子卷之三下

乾隆壬子三月十日校

雜制篇

井田之法非獨爲均田制祿而已蓋所以陰寓設險
守國之意故中原平衍設立許多溝澮許多阡陌
使車不得方其軌騎不得騁其足故也豈非寓至
險於大順之中者乎觀晉郤克欲使齊人盡東其
畝以便戎車吳玠在蜀於天水軍作地網以阻金
兵之騎於此可以驗之也

兵法始於黃帝而井田亦始於黃帝
八陣圖亦出於井田公田卽中軍也私田八家卽八



原件短缺

陣也

曆法斗建天行也建除十二位是也日辰日行也角亢二十八宿是也斗順天而西行日逆天而東轉斗日互行至復會於元分之所以爲一歲故曰天周歲終此曆之大綱也

曆自上古黃帝以後莫不隨時考驗以與天合故曆法無數更之弊及秦滅先世之術置閏於歲終古法殫廢矣由漢而下以積年日法爲推步之準以至於今夫天運流行而不息欲以一定之法拘之未有久而不差之理差而必改其勢亦不得不然

元此僧一行推之演大易也曆說雖多不出此二家之術也

定曆名曰授時取堯典故授人時之義

自古曆多用一定之法故未久而差由不知天爲動物而歲亦畧有差也古曆雖立差法五十年差一度又太過一百年差一度又不及七十五年差一度稍爲近之尚未積密元朝以八十一年而差一度筭已往減一筭筭將來加一筭始爲精密又隨時以儀象

歷代立八尺之表以量日景故表短而畧景短尺寸

易以差元朝立四丈之表於二丈折中開竅以量日景故表長而晷景長尺寸縱有毫抄之差則少矣

元朝立簡儀爲圓室一間平置地盤二十四位於其下屋背中間開一圓竅以漏日光可以不出戶而知天運矣

銅漏之外又有燈漏沙漏皆奇製也

玲瓏儀鏤星象於其體就腹中仰以觀之此出色日人之制也

夜有五更更有五點前後多寡相補其數相濟此可

以見古人於小事亦有法也

元熊朋來律論黃鍾流行諸律本無間斷也算法之起殆因律琯有長短此筭家因律以命術非律以命筭也猶之方田焉田生五畝豈知我爲圭箕孤環律知五聲豈知我爲正變倍半皆筭家命之爾故古之鍾律者以耳齊其聲後人不能媚假數以正其度雅樂之不可興聲音之不可傳也

黍命於律不命於黍吾於筭法亦云又謂空圍九分乃筭家內周非空中容九方分律有半呂有倍使有半周倍用變各有倫理凡以羽翼蔡氏之書非

求異也

諱法自周以前無之。至周公立制，人生既冠，以字易名，及有爵者，死而定謚，則固以彌文矣。後世遵之，其法愈嚴。如始皇名政，改正月之正音，征至今不改。漢呂后諱雉，改雉名野鷄。人患痔者，名野鷄疾。晉宣帝諱昭，改昭穆為招穆。至唐李賀父名晉肅，謂賀不當舉進士，犯其父偏名為諱。昌黎韓文公至為作辨諱，宋有禮筵名曰大排，凡所招親賓，則先請其三代名諱，筵中倡優雜戲歌曲，皆逐一刊定，回避然後呈進，及入人家，皆先問父祖諱，然後

接談，異無悞犯。歷代諱法之嚴如此。至於元朝起自漠北，風俗渾厚質朴，並無所諱。君臣往往同名，後來雖有諱法之行，不過臨文略缺點畫而已。然亦不甚以為意也。初不害其為尊，以至士大夫間，此禮亦不甚講。

歷代多崇徽號褒美，多至十餘言以上，皆後世群臣之道諛也。後世人誰誦之，初亦何益。如堯舜禹湯無謚，初不害其為有道之君。至周公旦始立謚法，謚其父兄為文為武，止持一字而已。當時謚法之行，亦出於公，皆攷行以定名，如幽厲無道，加謚以

惡雖孝子慈孫百世猶不能改何則以公也及始皇奮其私智一革謚法謂子不可以議父臣不可以議君直以賢聖自居何則實出於私已也漢謚尚少亦死而定名至唐而生加美謚至字最多至爲無謂元朝此等皆絕而不爲及死而始爲之謚亦止於一二字而已初不掩其行之善惡是非此亦可以爲法也

自周立謚至諸侯卿大夫皆有之歷世遵行迺其常也至元朝秦王太師潛行不軌欲要譽於天下以私錢拾萬錠濟怯憐口站戶之乏庚申帝下詔曰

有臣如此宜極褒嘉加以美稱凡十四字此又古之大臣所未有也此又殆九錫之漸者乎幸而未幾事敗而隕此則權臣竊命元朝之變例也

歷代送終之禮至始皇爲甚侈至窮天下之力以崇山墳至傾天下之財以滿藏郭至盡後宮之女以殉埋葬墳土未乾而國丘墟矣其他如漢唐宋陵寢埋殉貨物亦多如漢用即位之年上供錢帛之半其後變亂多遭發掘行體暴露非徒無益蓋有損焉元朝官裏用椁木二片鑿空其中類人形小大合爲棺置遺體其中加髹漆畢則以黃金爲圈

三園定送至其直北園寢之地深埋之則用萬馬
蹴平俟草青方解嚴則已漫同平坡無復考誌遺
跡豈復有發剝暴露之患哉誠曠古所無之典也
夫葬以安遺體遺體既安多貨以殉何益

山呼漢制也自武帝祀嵩岳始舞蹈唐制也自武后
賜宋之問始

嘗讀酉陽雜俎書見其記漢禮天子臨朝替者云天
子爲宰相起去則臨軒送之御史大夫大將軍三
公之官皆然尚猶存此等體貌大臣之禮漢遵奉
尊君臣卑之制尚未盡廢後世之待大臣直奴僕

爾直牛羊爾三代之時天子當寧而立以朝群臣
未至偃然以臨其下後世益以陵夷也

歷代累封孔子爲至聖文宣王元朝加大成二字於
其上詔詞畧曰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
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所謂祖述百王師表
萬世者也文亦精雅

蟬冠朱衣漢制也幘頭大袍隋制也今用蟬冠朱衣
方心曲領玉珮朱履是革隋而用漢也此則公裳
鈔帽圓領唐服也仕者用之中笠襪衫宋服也巾環
襪領金服也帽子繫腰元服也方巾團領

明服也庶民用之

朝服一品二品用犀玉帶大團花紫羅袍三品至五
品用金帶紫羅袍六品七品用緋袍八品九品用
綠袍皆以羅流外授省劄則用檀褐其僕頭皂靴
自上至下皆同也

官民皆帶帽其簷或圓或前圓後方或樓子蓋堯
之遺制也其髮或辮或打紗練椎庶民則椎髻衣
服貴者用渾金線為納失失或腰線綉通神欄然
上下均可服等威不甚辨也

繖蓋授宣者用褐羅綬勅者用青羅

北人華靡之服帽則金其頂襖則線其腰靴則鴛其
頂

元詔信州路龍虎山三十六代張天師朝京錫以金
印封留國公主領江南三山符錄道教事真人吳
閑閑為宗師留輦下真人丘長春能燒金佐世祖
軍國之用以功封以金印主全真教其外又有白
蓮教滿摩教回回教頭陀教不合不通各自有宗
元太祖起龍朔破大金世祖得襄陽平南宋天下一
統取大易大哉乾元之義國號曰大元取至哉坤
元之義年號曰至元設經陳紀以垂後世立中書

省以總庶務立樞密院以掌兵要立御史臺以糾
彈百司世祖嘗言中書朕左手樞密朕右手御史
臺是朕醫兩手的此其立臺之旨歷世遵其道不
變持國正論謂之臺綱後世漸徇私情謂非親不
舉非讎不彈執此之論反謂當然而國論遂大不
正矣自庚申帝御極太平王燕帖木兒爲相即用
其弟買里古思爲御史大夫太平既敗繼用秦王
伯顏爲相即用其兄子脫脫爲御史大夫幸脫脫
聽其館客吳行可之說發其逆謀秦王敗死遂以
功命脫脫爲相亦用其弟野先不花爲御史大夫

及脫脫見貶荅麻矯詔醜之遂以荅麻爲相即用
其弟雪雪爲御史大夫當時國事已去矣嗟乎世
祖設是官本以防權姦膠固黨與盤結之患使之
有所防範擊刺以正國勢及其末世省臺要任迺
皆萃于一門殊失養猫捕鼠畜狗防姦之意幸其
才智短拙謀不逮心旋致敗滅嚮使莽操懿温之
倫居之元之爲元已不迨順帝而后宗社爲墟也
元中臺建于大都西臺建于陝西南臺建于建康其
餘各道設廉訪司隸于三臺每歲巡歷州縣糾察
官吏詢求民瘼

元朝建中臺爲御史大夫者自陳緱山始開科爲狀元自張起巖始緱山以德業舉起巖以人物舉元朝一品衙門用三臺金印二品三品用兩臺銀印其餘大小衙門印雖大小不同皆用銅其印文皆用八思麻帝師所制蒙古字書惟宣命之寶用玉以玉筋象文此其異也

元之宣勅皆用紙一品至五品爲宣色以白六品至九品爲勅色以赤雖異乎古之誥勅用織綾亦甚簡古而費約可尚也

元君立另設一帳房極金碧之盛名爲幹耳朵

即架閣起新君立後自作幹耳朵

元朝后妃及大臣之正室皆帶姑姑衣大袍其次即帶皮帽姑姑高圓二尺許用紅色羅蓋唐金步搖冠之遺制也

元朝正后皆用雍吉刺氏自太祖與其族帳設誓同取天下世用其女爲后猶契丹有國世用蕭氏爲后也自正宮之下復立兩宮其稱亦曰二宮皇后三宮皇后三日一輪幸即書宣以召之苟有子則爲驗遵大金之遺制也與趙宋之法不同宋後宮無三日之制但遇幸者皆內朝之時則所幸者具

禮服謝恩掌官者即書其姓名他日有子以為驗
北人女使必得高麗女孩童家僮必得黑厮不如此
謂之不成仕宦元為札刺兒氏太祖與雍吉刺氏
同取天下約曰我男長為帝汝女長為后

元朝人死致祭曰燒飯其大祭則燒馬

元世祖既一天下問劉太保曰今之定都惟上都大
都耳兩處何為最佳劉曰上都國祚短民風淳大
都國祚長民風淫遂定都燕之計

元分天下為十一省二十三道每州皆為路在內為
中書省在外為行中書省按歷代疆理天下三代

分天下為九州或十二州秦分天下為三十六郡
漢分天下為十三部一部六郡晉分天下為十五
道唐十道宋分天下為四京三十三路此其大略
也

元路州縣各立長官曰達魯花赤掌印信以總一府一
縣之治判署則用正官在府則總管在縣則縣尹
達魯花猶華言荷包上壓口榛子也亦由古言總
轄之比

元各路立萬戶府各縣立千戶所以壓鎮各處其所
部之軍每歲第遷口糧府縣關支而各道以宣慰

司元帥總之

元世祖定天下之刑笞杖徒流絞五等笞杖罪既定曰天饒他一下地饒他一下我饒他一下自是合笞五十止笞四十七合杖一百十止杖百七天下死囚審讞已定亦不加刑皆老死於囹圄自后惟秦王伯顏出天下囚始一加刑故七八十年之中老稚不曾覩斬戮及見一死人頭輒相驚駭可謂勝殘去殺黎元在海涵春育之中矣

元惠民有局養濟有院重囚有糧皆仁政也

元自世祖以來凡遇天壽聖節天下郡縣立山棚演戲迎引大開宴賀至庚申帝當誕日禁天下屠宰不宴賀慮其多殺以煩民也

元世祖定大興府爲大都開平府爲上都每年四月迤北草青則駕幸上都以避暑頒賜於其宗戚馬亦就水草八月草將枯則駕回大都自后官裏歲以爲常車駕雖每歲往來於兩都間他無巡狩之事山岳河海惟遣使致祭別無封禪繫縛之禮欲以震耀古今然亦莫掩其盛也

元西域胡僧八思麻知緯候佐世祖定天下制蒙古字書以七音爲本特定一代之文封爲帝師詔遵

之曰一人之下萬人之上西方佛子大元帝師卒葬于京其墓上天雨寶花令天下郡國皆立帝師殿其制一同文廟嗚呼謬哉

元朝行移文字其正書則自前而後蒙古書則自後而前畏吾兒字則橫書別立譯史

樂則郊祀天地祭宗廟祀先聖大朝會用雅樂蓋宋徽宗所制大晟樂也曲宴用細樂胡樂駕行前部用胡駕前用清樂大樂其部隊遵依金制駕後用馬軍拷棹隊其俗有十六天魔舞蓋以珠纓盛飾美女十六人爲佛菩薩和而舞

惟郊天則脩大駕而用輦其餘巡行兩都多用輿車散樂則立教坊司掌天下妓樂有駕前承應雜戲飛竿走索踢弄藏橛等伎

元世祖中統至元間立鈔法以至元寶爲母中統交爲子子母相推而行中統二貫準至元二伯文一貫準至元一伯文行之四五十年中統以費工本多尋不印行獨至元鈔法通行用以權百貨輕重民甚便之至正間丞相脫脫當承平無事入邪臣賈魯之說欲有所建立以求名於後世別立至正交鈔料既窳惡易敗難以倒換遂澁滯不行及兵

亂國用不足多印鈔以賈兵鈔賤物貴無所於授
其法遂廢嗚呼蓋嘗攷之非其法之不善也由後
世變通不得其術也元之鈔法即周漢之質劑唐
之錢引宋之交會金之交鈔當其盛時皆用鈔以
權錢及當衰叔財貨不足止廣造楮幣以爲費楮
幣不足以權變百貨遂溢而不行職此之由也必
也欲立鈔法須使錢貨爲之本如鹽之有引茶之
有引引至則茶鹽立得使鈔法如此烏有不行之
患哉當今變法宜於府縣各立錢庫貯錢若干置
鈔準錢引之制如張泳四川行交子之比使富室

主之引至錢出引出錢入以錢爲母以引爲子子
母相權以制天下百貨出之於貨輕之時收之於
貨重之日權衡輕重與時宜之未有不可行之理
也譬之池水所入之溝與所出之溝相等則一池
之水動蕩流通而血脉常活也借使所入之溝雖
通所出之溝既塞則水死而不動惟有漲滿浸淫
而有濫觴之患矣此其理也常時不知徒知嚴刑
驅窮民以必行所以刑愈嚴而鈔愈不行此元之
所以卒於無術而亡也

又如富人糶穀以給批行批得穀其批行矣貧人給

批以無穀批乃虛文又何以行之哉

元朝止行鈔法而不鑄錢獨至大官裏行至大二等錢當五以蒙古字書小錢以楷書及至正官裏脫脫爲相立寶泉提舉司鑄至正錢值世道變尋亦罷鑄參較改正至今百有餘年略無訛舛其法誠爲不刊之典

元朝至元寶鈔凡十等一十文爲半錢二十文爲一錢三十文爲一錢半五十文爲二錢半一伯文爲五錢二百文爲一貫三百文爲一貫五錢五百文爲二貫五錢一貫爲五兩二貫爲十兩五箇一錠

爲半錠伍箇二貫爲錠

元世祖立鹽法瀕海州郡立場差官主治差鹽亭戶丁煮鹽至十月結場住煎及額而止鹽商於各省府運司買引就各處鹽場支鹽後鹽積而不售均派戶口收買令其入錢縣官收市其中貧富不等皆令入錢吏胥並緣爲奸民甚苦之嗷然皆言其不便事尋罷復令富商收市嘗攷歷世鹽法在夏禹時惟止入貢至齊管仲始煮鹽以富國及漢武始立權法爲牢盆之制自是曆代皆踵行之計其利於軍國之費畧於其半唐宋及元因之有加無瘳

大抵率由養兵多而資費廣故不能革也

元朝於江西及湖廣立提舉司使之產茶路分賣引
照茶以行批驗所驗引無弊即放行至賣處收稅
御茶則建寧茶山別造以貢謂之嗽山茶山下有泉
一穴遇造茶則出造茶畢即竭矣比之宋朝蔡京
所製龍鳳團費則約矣民間止用江西末茶各處
葉茶

元海運自朱瑄張瑄始歲運江淮米三伯餘萬石以
給元京四五月南風至起運得便風十數日即抵
直沽交卸朝廷以二人之功立海運萬戶府以官
之賜鈔印聽其自印鈔色比官造加黑印朱加紅
富既將國慮其爲變以法誅之而海運自後歲以
爲常及張九四據有浙西而海道又有方國瑛運
道遂梗而國已不國矣

傳命陸有馬站水有水站州縣凡十里立一鋪大事
則遣使馳驛起船馬有劄子小事文書以鋪兵傳
送

酒法用器燒酒之精液取之名曰哈刺基酒極醲烈
其清如水蓋酒露也每歲於翼寧等路造葡萄酒
八月至大行山中辯其真僞真者不冰傾之則流

注偽者雜水即冰凌而腹堅矣其久藏者中有一塊雖極寒其餘皆冰而此不冰蓋葡萄酒之精液也飲之則令人透腋而死二三年宿葡萄酒飲之有大毒亦令人死此皆元朝之滿酒古無有也北人茶飯重開割其所佩小篋不用鑲鐵定鐵造之價貴於金實為犀利王公貴人皆佩之

筵席則排卓五蔬五菓五案酒置壺瓶臺盞馬盃於別卓手兩楹之間把盞則三跪謂舉盞至尊者前半跪退三步執臺全跪俟尊者飲畢起進前接盞又半跪平交則平禮尊者賜畢者進接盞半跪退

三步全跪飲其尊者從人相齊同跪接盞退盞不敢復還尊者湯食非五則七割挈設而散酒行無筭

挈設蓋茶飯中之體薦也胡語言挈設上賓則用羊背皮馬背皮之類其餘賓用前手後手之類或鵝則用胸於上賓餘賓多寡隨分

北方有詐馬筵席最具筵之盛也諸王公貴戚子弟競以衣馬華侈相高

豆腐始於漢淮南王劉安之術也飲茶始於唐陸羽著為經也糖霜始於宋自蜀遂寧州人貢宣和始

蒲萄酒荅刺古酒自元朝始

草木卷之三下

草木子卷之四上

談藪篇

十室之邑必有數家居貨財而無數人能文學何天
工輕彼之付而嗇此之施誠以文章學問迺乾坤
之清氣也世人類曰德行本也文藝末也德則不
務而文藝是輕是何世人之矯枉而過直也蓋文
章學問是智德上事亦德也行處是仁德上事亦
德也荆南高士戴如高曰百家之中不下一二十
家有錢粟而無一二人能文章可以見造物取與
之輕重矣香之多者色減花之盛者實稀天地於

是乎無全功矣。唐以詩文取士，三百年中，能文者不啻千餘家，專其美者，獨韓柳二人而已。柳稍不及，止又一韓能詩者，亦不啻千餘家，專其美者，獨李杜二人而已。李頗不及，止又一杜。世之至寶，非獨造物所憐借，而亦造物所難成。嗚呼！憐哉。人徒知李杜爲詩人而已矣，而不知其行之高識之卓也。杜甫能知君，故陷賊能自拔，而從明肅於搶攘之中也。李白能知人，故陷賊而有救，以能知郭汾陽於卒伍之中也。

治世以中道，高談道德者多，失之踈，卑談功利者每

失之陋。

文科舉其英武，科舉其雄文武，並用英雄，陳力長世，久遠之道也。蓋文以程其智，武以程其力，網羅收拾，所以制治於未亂，圖難於其易，昧者不知欲舉而廢之，豈知所以定天下之機哉。觀乎劉靈之於晉，高尚之於唐，可知矣。

傳世之盛，漢以文，晉以字，唐以詩，宋以理學，元之可傳，獨此樂府耳。宋朝文不如漢，詩不如晉，詩不如唐，獨理學之明，上接三代。元朝文法漢，歐陽玄玄、虞集伯是是也。字學晉，趙孟頫子、單于樞伯是

也詩學唐楊載仲弘虞集是也道學之行則許衡

魯齊先生劉因靜修先生夢吉是也亦皆有所不逮

唐之詞不及宋宋之詞勝於唐詩則遠不及也

宋朝有詩獄諸儒之過也夫子言詩可以觀可以群

可以怨故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

古人得意句如王荆公青山捫虱坐黃鳥挾書眠黃

山谷人得交游是風月天開圖書即江山皆警語

也又山谷嘗云杜荀鶴詩舉世盡從愁裏過正好

對韓退之詩誰人肯向死前休王荆公亦嘗云杜

甫詩當面輸心背面笑可對其結交行翻手為雲

覆手雨又溫公云石曼卿對長吉天若有情天亦

老之句月如無恨月長圓皆頗中的

真西山未第時將會試于行在道吾括約友人鄭達

道同祈夢于梓潼廟下入謁於神遂擊其鼓題詩

于上曰大叩則大應小叩則小鳴我來一扣動天

地四海五湖聳其聲是月得吉夢其年果中

賈似道當國時一日退居湖山有一蜀僧徘徊于其

側問之曰汝為何僧對曰某詩僧也賈適見湖中

有漁翁遂命味之僧請韻賈以天字為韻僧應口

對曰籃裏無魚欠酒錢酒家門外繫漁舡幾回欲

韓履房
韓子
脫簑衣當又恐明朝是雨天賈大器之

賈似道有異志有一術士能拆字賈以策畫地作奇字與之拆術者曰公相之志不諧矣道立又不可道可又立不成公默不語禮而遣之恐泄其事使人害諸途

宋樞密文及翁嘗咏一雪詞乃百字令其詞云沒巴沒鼻霎時間做出謾天謾地不問高低并上下平白都教一例鼓弄滕六招邀巽三只恁施威勢識他不破至今道是祥瑞最是鵝鴨池邊三更半夜誤了吳元濟東郭先生都不管挨上門兒

夜東風三竿紅日萬事隨流水東皇笑道山河元是我底此蓋譏賈相之狹量也

呂文煥遊潯陽琵琶亭龍麟洲見之呂令賦詩麟洲即席爲詩曰老大峨眉負所天忍將離怨付哀絃夜深正好看秋月却抱琵琶過別船呂見之大慙蓋譏其負宋而降元也

宋亡麗水浮雲鄉有柳機察者爲寇欲逼柳味道同起攻掠味道誓不爲非義用寇怒縊之於松而脅之柳味道占一詩云國破家亦破年窮命亦窮浮雲諸逆賊送我上青松竟死於松下

宋會稽諸陵多廢於楊總統有林景禧唐王蟾親自
收拾遺骨改葬於他處嘗有詩云昭陵玉匣走天
涯金粟堆寒幾暮鴉水向蘭亭轉嗚咽不知真帖
落誰家又一首云珠亡忽震龍蛇匣軒弊仍忘犬
馬情親拾寒瓊出瑤草四山風雨鬼神驚

趙仲穆者子昂學士之子宋秀王之後也能作蘭木
竹石有道士張伯雨題其墨蘭詩曰滋蘭九畹空
多種何似墨池三兩花近日國香零落盡王孫芳
草遍天涯仲穆見而愧之遂不作蘭

括林君度先生家藏樵堂集不知何許人也其語
有曰耕堯田者有九年之水耕湯田者有七年之
旱耕心田者日日豐年又曰東家富財車馬接踵
西家富德風雪滿門又曰畫工數筆術者片言僧
道一經一咒動博千金文士剝精嘔血不博人一
咲吁士賤何獨在秦哉

元世祖皇帝思太祖創業艱難俾取所居之地青墓
一株置于大內丹墀之前謂之誓儉草蓋欲使後
世子孫知勤儉之節至正間太司農達不花公作
宮詞十數首其一云墨河萬里金沙漠世祖深恩
創聖聖却望闌干護青草丹墀留與子孫看

梁王登寶位時自建康之京都途中嘗作一詩云穿
了襍衫便着鞭一鈎殘月柳梢邊兩三點露滴如
雨六七箇星猶在天犬吠竹籬人過語鷄鳴茅店
客驚眠須臾捧出扶桑日七十二峯都在前

至正壬辰丞相脫脫統兵征南淮兵甫及高郵答麻
奏天下亂皆由怨脫脫之故罷脫脫盜自寧息上
入其說即軍中貶之脫脫釋兵奉詔赴貶所兵遂
大潰大率皆歸紅巾相與爲盜賊遂不可復制答
麻復矯詔殺之答麻與脫脫初無讎恨但欲謀其
相位杜其再來之路爾邪臣謀身悞國遂至於此

未幾答麻坐配死或以詩粘國門曰蝦蟇水上
雪雪見日消定住不開口汪家奴只一朝國事休
矣雪雪答麻弟也爲御史大夫黨兒爲奸定任緘
默汪終日酣飲而已

韞韃啞御史春日與一瞽者並馬出遊晉陽因戲贈
以詩就鞍和袖綰絲韁也逐王孫出晉陽人笑但
聞誇景物風來應解審笙簧馬蹄響處無芳草鶯
舌調時有綠楊休道不知春色好東風桃李一般
香此作不待吟諷亦知其爲瞽者之詩也

後至元間大師秦王伯顏專權變法謀爲不軌貶嶺

南道江西死于薦福寺遂殯于是有人以詩弔之
曰人臣位極更封王欲逞聰明亂舊章一死有誰
為孝子九泉無面見先王輔秦應已如商鞅辭漢
終難及子房虎祝闕人如草芥天教遺臭在南荒
蓋其在生出令北人歐打南人不許還報刷馬欲
又刷子女天下騷動

伯顏丞相與張九元帥席上各作一喜春來詞伯顏
云金魚玉帶羅欄扣皂蓋朱幡列五侯山河判斷
在俺筆尖頭得意秋分破帝王憂張九詞云金鞘
寶劍藏龍口玉帶紅絨掛虎袍綠楊影裏驟驂騑

得志秋名滿鳳皇樓師才相量各言其志

庶訪司官分巡州縣每歲例用巡尉司弓兵旗幟金
鼓迎送其音節則二聲鼓一聲鑼起解殺人強盜
亦用巡尉司金鼓則用一聲鼓一聲鑼後來風紀
之司賊汚狼籍有輕薄子為詩嘲之曰解賊一金
并一鼓迎官兩鼓一聲鑼金鼓看來都一樣官人
與賊不爭多及元之將亂上下諸司其濫愈甚又
有無名子為詩嘲之曰丞相造假鈔舍人做强盜
賈魯要開河攬得天下鬧檢此觀之民風國勢於
是乎可知矣

浙東僉憲余闕字廷心接吾郡時中秋夜望月嘗作
一詩題於分司官舍其詩曰玄武夕始正華月升
秋旻徘徊出西陸照耀此甌開金波何穆穆綠枝
滿中輪餘波洞軒房紫蘭含微津皇天降豐歲王
政亦已陳樂哉一杯酒允矣同庶人此詩清婉藹
然有與民同樂之意後爲淮西宣慰守安慶孤城
六年上下援絕淮寇益熾城遂陷府前有一大池
自刎死於池妻子亦同死贈淮南行省右丞進平
章政事謚文貞公其先河西人伊吾兒氏

住雪樓爲閩守任滿歸民有獻箭旗者以百數公於

內取其一聯云閩中有雪方爲貴天下無樓如此
高曹雪齋有婦人作竹枝歌一首曰美人絕似董
妖嬈家住閩門第二橋不肯隨人過江去月明夜
夜自吹簫造語頗工

宋官人王昭儀名惠清字冲華丙子北行題驛中有
滿江紅詞云太液芙蓉全不似舊時顏色常記春
風雨露玉階金闕名播椒蘭妃后裏歡承笑語君
王側聽一聲鼙鼓揭天來繁華歇龍虎散風雲滅
銅駝恨何堪說對山河百二泪沾襟血驛館夜驚
塵土夢官車曉轉關山月問姮娥垂顧肯相容從

萬曆庚申年
卷之五
五
圓缺中原士人多誦之但惜未句欠爾

處之龍泉縣飛溪李君問妻萬氏守節不再適誅枕
上綉梅詩曰洒洒英標別一奇歲寒心事有誰知
妾心正欲同貞白枕上慙慙綉一枝至正己未青
田寇侵浦城西北隅徐嗣元女為所掠嘗作詩曰
萬水千山去路賒青鞋踏破幾層沙登山絕頂重
逢嶺渡水尤深又復涯雁字只傳夫與子魚書難
寄母和爺回頭遙望鄉關處雲下峯前是我家此
詩寫其顛沛流離之狀語意悲切

至元十三年冬王師渡江至天台有千戶掠得一王
氏婦夫家臨海人婦有美色千戶盡殺其舅姑與
夫欲強脅之不可明年春遂驅以北行至嶧縣清
風嶺婦乃啣指出血題詩於石上曰君王無道妾
當災棄女拋兒逐馬來夫面不知何日見妾身此
去幾時回兩行珠泪頻偷滴一片愁眉鎖不開今
夜清風江上月存亡二字苦哀哉寫畢遂投崖而
死至今此詩雨中尤可讀至治間官為之立廟以
旌之末嘉五峰李孝光為之記

元至正間衢州陷龍游有一大家婦何氏為兵所掠
裂帛題一詩云妾長朱門十九春豈期今逐虜囚

奔失身無補君王事，死節難酬夫婿恩。江靜從教
沉弱質，月明誰與弔歸魂。只愁父母難相見，願與
來生作子孫。書畢，即投於江而死。吁，誠可尚已。
至正壬辰，紅巾盜起，江西吉安教城曠家婦爲盜所
得，欲妻掠之。婦乃先刃其子，題詩于壁，亦自盡。聞
者哀之，詩曰：涇渭能分濁與清，妾身豈肯墮風塵。
孤兒未必從他姓，一女何曾侍二人。白刃自傷心
似鐵，黃泉要見骨如銀。深山落日猿啼處，過客聞
之亦慘神。嗚呼烈哉。

紹興路有一女子，失其姓氏。年及笄，欲守志不嫁。因
秦王伯顏亂法，欲刷天下子女。其父母不獲已，嫁
之。及定情之日，題一詩於壁上，云：我年一十有九，
面貌如花似柳。父母逼勒成親，只得歡喜忍受。自
小六根清淨，如何一夜弄醜。洞房花燭休休，清風
明月皎皎。既寫擲筆而逝，鄉里異焉。

近時有一婦人，姓張氏，不知誰之女也。善屬文，嘗寄
外兄弟一詩曰：山之高，月出小；月之小，何皎皎。我
有所思，在遠道。一日不見芳，我心悄悄。採苦採苦，
于山之南。忡忡憂心，其何以堪。又一首云：汝心金
石堅，我操水霜潔。擬結百歲盟，忽成一朝別。朝雲

暮雨心去來千里相思共明月二詩美則美矣未免桑間濮上之音爾

姚牧菴學士致政于家年八十時夏日沐浴有侍妾在其側公因私焉公起妾前拜曰王公年老賤妾倘有娠家人必見疑願賜識驗公因捉其圍肚題詩于上曰八十年來遇此春此春遇後更無春縱然不得扶持力也作墳前拜掃人公薨後此妾果有子家人疑其外通妾出此詩遂解當時士大夫與其子交者皆傳誦以為笑姚公名鏞字希聲

西征老後
正任老矣
庶幾不
死也若無子
者尚可怨

虞伯生學士幼年過薊門酒樓題詩于壁曰連十八

書其詩曰耳目聰明一丈夫飛行八極隘寰區
吹白雪妖邪滅袖拂春風朽槁蘇氣集酒酣雙國
士情如花擁萬天姝如今一去無消息只有中天
月影孤當時皆以為呂洞賓作也爭傳誦之

至順辛未間福建廉訪使密蘭沙求仙詩云刀筆相
從四十年非非是是萬千千一家富貴千家怨半
世功名百世愆牙笏紫袍今已矣芒鞋竹杖恁悠
然有人問我蓬萊事雲在青山水在天

白雲平章求仙于燕京西山頂一日適出滕玉霄訪
之不值因戲題于壁曰西風短褐吹黃埃何不從

我遊蓬萊振衣長嘯下山去後夜月明騎鶴來竟
不留名白雲公疑呂仙過之朝野輻湊寵賚山積
後知其玉霄題白雲公戒以勿泄厚賂之

箕仙所作多有所驗建寧鄭子晉爲閩省理問所吏
嘗問其功名之事有詩云獨駕扁舟下紫芝三山
夜夜夢西歸不須更望長安道花老香山白板扉
子晉不逾月而卒龍泉湯良臣赴金陵聘之後予
嘗爲其問所除有詩云此君出處底匆匆路入金
陵似夢中見說椿花已零落一生事業逐秋風
其父已卒果丁憂歸又胡仲淵正提兵取溫州

問他事其題詩云金甲霜寒十載秋喪師感國盡
虛謀西風不作封侯夢此老安能正首丘讀者不
知其所謂遂詰之曰此贈胡參軍也次年胡移兵
取建寧爲參政陳友定所擒死於福州

徐大山江西人尹處州龍泉縣嘗有一僧獻一楮衾
并上以詩曰寒泉瀉出剡溪藤白勝秋霜冷若冰
願比一廉清似水梅花紙帳伴孤燈大山見之大
喜因與之宴令一婢隔西壁而歌僧聞其曲韻悠
揚因窺之乃一老婢天黥滿面醜不可狀因再作
一詩云隔壁時聞一曲歌渾疑七寶帳中花瞥然

一見翻成恨元出盧仝處士家

杭州經山寺僧五慧銖積既充復欲還俗乃作一詩
曰少年不肯戴儒冠強把身心赴戒壇雪夜孤眠
雙足冷霜天剃髮髑髏寒朱樓美酒應無分紅粉
佳人不許看死去定爲惆悵鬼西天依舊黑漫漫
松陽縣詩人程渠南滑稽之士也與僧信道元同齋
食董道元請渠南賦董詩應聲作四句云頭子光
光脚似丁祗宜豆腐與波稜釋迦見了呵呵笑煮
殺許多行脚僧聞者絕倒洛陽賈元禮嘗誦一士
人詠手詩曰一唾功名在目前豈期搏虎奮空拳

文章悞我終投筆志氣凌雲肯執鞭滄海釣鱗漢
有日碧霄攀鳳看他年扶持社稷心中事要與蒼
生解倒懸語甚警拔胡仲困在番陽參恩寧晉參
政軍事時嘗降箕仙問以時事有韓湘子來臨題
一詩於灰上曰乾坤清泰慶垂裳底事風塵撼八
荒虎豹在關天浩渺豺狼當道日蒼黃孔明有志
能全蜀李泌馬能及盛唐堪笑湖山山上客紅塵
兩脚爲誰忙

明首座東南行脚僧也有母八十餘嘗肩擔而行至
正間來遊鴈蕩山值母生日以飯一盂經一卷爲

母之壽而作偈曰今朝是我娘生日別起佛前長命燈自米自炊還自喫與娘齋得一員僧

李黼字子威守江州日妖寇彭和尚攻之城陷死之其姪隨侍不去亦被殺先城未陷時嘗有詩云彌勒何神孕禍胎颺颺動地起風埃煙鎖郡國民生苦血染江淮鬼物哀人世百年遭此厄天戈萬里幾時來石田也有藍田玉可惜同成一炬灰

鬼作晚翠亭詩云一徑入青松飛流澹晴綠道人晚歸來長歌振林谷山深不知求落葉下枯木須臾翠烟開月色照綵服

危太朴學士與范德機先生秋夜同步先生得二句云雨止修竹間流螢夜深至喜甚既而曰語太幽殆類鬼作亦近似也

元將亡都下有罵玉郎曲極其淫泆之狀蓋桑間濮上之風居變風之極也

聖上有佳句云烏啼紅樹裏人在翠微中深得詩趣皇太子作新月詩云昨夜嚴陵失釣鈎何人移上碧雲頭雖然未得團圓相也有清光徧九州真儲君之詩也

國朝初朱張二萬戶以通海運功上寵之詔賜鈔印

令自造行用自是富倍王室及事敗死于京有僧
以詩弔之曰甌有胎兮福有基誰人識破這危機
酒酣吳地花方咲夢斷燕山草正肥敵國富來猶
未足全家破後始知非春風只有門前柳依舊雙
雙燕子飛

李公紀字仲脩號素行齋曰栖白晚年得薦於明選
授應天府治中階奉議大夫曾作詩云五品京官
亦美哉腰間銀帶象牙牌有時街上騎驢過人道
遊春去不回予謂不回不若未回字不回字誠出
詩讖後果然

近時有以張巡傳糊窓者有一士人見之而題四句
于其右云坐守睢陽當豹關江淮賴此得全安至
今青史雖零落猶障窓風一面寒宋末宮中好養
鴿太學諸生題之曰萬鴿盤旋遶帝都暮收朝放
費工夫何如養取南來鴈沙漠能傳二聖書

昔宋丞相史彌遠薨已久一夕忽有人扣其家門曰
丞相歸家人莫不恠之及入門升堂紗燈轎從皆
其子婦羅拜畢語話一如平生歷歷分付家事及
去索筆書遺囑皆其手跡既而竟去人莫不恠之
久思不得其理忽一日悟曰乃宋室將亡陰盛陽

微之兆也未幾宋果亡元亂之初處州薛氏子年甫弱冠早死一日其家僕上馮公嶺暑甚浴於溪次忽見所亡薛氏子戎衣躍馬帶徒而來遙呼其名僕甚訝之語卒囑曰汝歸告老官人我今上帝差我爲西帝築建德城遂引徒從而去時國家初得嚴州又杭州士人父已卒忘其名其友於市遇之語戒以勿泄且言當今皆是我輩人汝不信請試看即以袖掩其面潛見滿市皆無頭帶刀傷血淋漓之徒遂贈以錢而別又淮東一人其嫂氏父已死忽一日以事經泰安州見嫂氏配一屠者坐肆上遙想認聚話且留宿食臨別贈以符籙云二物皆世所用者雖失記其名字殆與史相之事相類其亦陽微陰盛之兆所以鬼盛與人同也後元亦亡

草木子卷之四上

馬

高麗房

卷之六

九

